

往事・其後・重返

張政傑 / 東吳物理 93 級

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



往事：記得的都很美好

記得初入東吳校園，從至善路轉進臨溪路，左側是蜿蜒溪流緊貼路旁，直進便是大門在前，右轉而上即可見到舊時的物理系館「超庸館」。那時還不知道自己要在那裡接受許多科學訓練，或者說啟蒙。校園不大，物理系也非大系，不過反而讓師生間的關係更為親密。雖然自己不常與老師交流，但可以說，對於科學，甚至是學術研究的理解，都從東吳物理開始。

由於不太適應進入大學之前的教育體系與考試制度，對於課業，一向都是應付了事。但在東吳物理的課堂上，從普通物理開始，流體力學、電磁學、電子學、光學以及量子物理，已往高中必須死背的計算公式，都在老師扎實的解說中，一一化為可以理解的精妙概念，並在詳盡的數學推導中再次成形。厭惡背誦的我，終於感到科學的奧妙與趣味，開始認真讀書。

除此之外，實驗課的訓練更讓習於遵從指導的學生，在實作裡思考如何進行實驗，以及思考並詮釋不同的數據，當然這都是在多次的失敗下，獲得的寶貴心得。青春年歲的挫折，都是往後的寶藏。我只記得，不一定要完美重現實驗，而是在過程中獲得經驗與發現，更記得老師曾鼓勵學生，可以直接寫信詢問實驗相關論文的作者，勿自我設限，要磨練向外探索的勇氣。老師諸多教誨，當時懵懂未明，現在覺得可貴。

其後：碰見的都很意外

進入物理系第二年，開始雙主修日文系。當時想法很單純，由於物理系的課本都是英文的原文書，讓自己訓練出些許閱讀學術英文的底子，所以想學第二外語。當時臺灣學習日文的風氣正盛，東吳日文的教學更是品質保證，雙主修便是理所當然。沒想到，從此踏上了日本文化研究之路，這是後話。

記得修完雙主修畢業之際，相當迷惘於未來出路，也和同學一樣準備了物理相關研究所的考試，之後也順利考上東華的應用物理所研讀材料科學。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室生活，發現修讀與進行研究是兩件事，自己並沒有長時間進行科學研究的特質，反而對於人文學研究更有興趣，於是毅然決然休學，決定先服役後再思考往後的出路。

沒想到兵單遲遲未到，而日文研究所的考試則先行舉辦，心想可以一試，意外地順利考上政治大學與東吳大學的日文研究所，幾經衡量自己的研究興趣，選擇回到東吳日文的研究所就讀。期間發現自己深為橫向跨域的人文學研究所吸引，雖然

以日文書寫碩士論文耗費許多時間與心力，異常辛苦，但畢業後服役期間，仍是難忘研究的樂趣，役畢便前往日本名古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

外人看來，留學生活異常美麗，但其實課業壓力常常讓人無暇欣賞異國風光，遑論享受生活情趣。幸好，在東吳物理修讀量子物理等課程期間，練就了對於抽象理論的強大抵抗力，對於人文學的各種跨領域理論，以及英文文獻的閱讀，都能夠快速地適應並精進，更在留學期間更加認識自我特質，開始發揮自己特有的能力。因緣際會之下，以博士班學生的身份參與知名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），擔任共同研究員，定期與日本文化學界的知名學者共聚一堂，進行學術討論，大大增強了學術能力與視野。

其後，在東吳物理打下的學術英文基礎下，獲得哈佛燕京學社（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）的邀請，代表名古屋大學以訪問學人（Visiting Fellow）的身份，前往哈佛進行為期一年半的學術訪問。那段波士頓／劍橋的旅程，成為我思考博士論文方向的重要時期。當然，與國際頂尖學者的交流，更讓研究視野更加廣闊，自己的學術網路亦迅速成長。

重返：獲得的都是賜與

自美返日後，專心撰寫博士論文。畢業之際，幸運地進入臺灣學術的最高殿堂——中央研究院的臺灣史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，得以實踐自己進行跨領域研究的計畫，吸收不同領域的學術涵養與知識刺激，更有機會慢慢接觸到由於出國留學而較為生疏的國內學術社群，建立自己的研究人脈網路。

不知幸或不幸，2020年新型冠狀肺炎（COVID-19）的全球瘟疫爆發，導致原本預計出席的國際會議，紛紛取消或延後舉辦，於是我意外地（總是意外地）獲得時間，可以準備申請各大學的教職工作。恰巧東吳日文正在招聘新進教師，雖然中研院的計畫仍未結束，但在多方考量之下，決定回到母校服務。

恰巧正逢物理五〇周年系慶，重返東吳，沒有人事已非之感，反而見到以前許多老師仍是精神抖擻地在教學與研究上努力，也見到許多自己畢業後才進入東吳物理的老師，更增添一番新氣象。雖然自己最終並未從事物理相關研究工作，但自己幾番波折又總是意外的學術旅程，東吳物理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段時光。感謝系上賜與的諸多寶貴經歷與訓練，願系運昌隆，為臺灣培育出更加多元的人才。